

徂徠集稿

九



序

六諭衍義

紫薇字樣

刑部侯詩集

七經孟子攷文

皇私通歷

郡司火技

南郭初稿

賀秦天五十

賀香國禪師六十

壽下館侯五十之初度

同齋先生八十壽

復軒板天六十

縣史生八十壽

忠友詩遺稿

喪稿



皇清文治

官刻六諭衍義敘

序

畏 龍齋 評

王 時 評 著

野耕先生主纂國畫詩卷二

集

徂徠物先生謏園遺稿卷之九

東都 物茂卿 著

男 道濟 輯

文部

序一十二首

官刻六諭衍義敘

是歲冬有司奉 教梓行六諭衍義迺以茂卿旁嫻
象胥之學也政府行本府特 召俾譯進又俾作敘
敘其由伏以昔在唐虞時契敷五教周司徒鄉六行
八刑明德親民養老敘齒之禮莫不以教化爲先者

授

漢唐而還以及明清孝悌力田木鐸老人之設導愚
化蚩惇倫睦俗誠爲百王率由之常典也其書蓋放
古諸誥之遺意以俚言之不假丹雘無事脩辭務
卑之而勿甚高論施諸農畯紅女屠酤之徒辟如耳
提而面命之愜于聽沃于心順乎莫有大闕雍闕之
患務鬯事情厭而飲之委曲開說弗喻弗措假使囂
頑至蠢蠢之人聽之亦必能帖服其心志不敢爲惡
可謂閭里之善教也獨以坊刻諸書皆華舶所齎來
崎港賈人所貿易人人得購學士大夫又擇其可者
私自讎校授梓布于寰區固無煩官處分而斯乃

琉球國所致藏諸天祿石渠之上無復兼本流落人
間者或聞其名希一覲末由獲之故有司特奉行其
事焉我國家所以崇教尚學啓迪斯民其用心豈
不至深厚也乎海內受讀者其仰體盛德之意其
君子務端已率物先風化期於刑措其小人務孝慈
成俗安分樂業追於罪戾全其首領長其子孫優游
乎昇平之澤冀以弗負國家仁民之心哉陪臣
茂卿授簡謹敘所聞於政府者如此享保六年辛丑
十月十一日甲斐國臣物茂卿拜手稽首奉教敬
撰

紫薇字樣敘

初余之釋褐吾藩也廣澤滕公謹業已以先進擢顯
列從負弩卒歲時校武儼然爲爪牙藩邸中焉然尚
且以舊所嫻習在文學時復與余輩橫經鳴玉出入
乎閭闔得近日月末光沐上恩拜文綺白金之賜
以比侍從清切之臣者數載矣則每倚席以退相共
聯翩官道上顧語弗已或奉上旨督諸中貴人學
若來視邸史曹事亦皆接武遙翅告以前政義等同
寮焉則曹事稍閒過飲拒臂相得驩也蓋公謹爲人
魁岸甚口善譚纏纏乎若霏鋸屑出文入武洗洋百

板中尺九寸

世尚
見之

山岸白譚句一

氏旁綜衆藝人所歆艷性不甚耆酒酒間或及一義
節事則輒忼慨激烈怒髮上衝冠目光炯炯乎亦不
自覺性爲然也亡何遂中口語以去及憲廟賓天
先侯請告余亦出邸養病護洲上以及徙今牛門以
病故不能尋舊驩脩交其所知識諸君子矣公謹亦
困風塵不數數相過然每過未嘗不道故相泣彼一
時也一日袖其所著紫薇字樣者相視且言曰我老
矣凡百耆好漸以廢落惟耆書乃甚往時然家貧技
雖癢安所得好帑墨以耗磨之哉以故王侯每徵亦
不甚拒非彼焉則高麗繭易水墨難遇也童生蟻慕

頗惡其煩然以彼其所求值此其所者亦不甚厭也
近者爲一年少所聊蕭之指擿世所稱內閣字府者
遂成一冊亦雞肋哉爲之如何余受而卒業則蹶然
興而曰吾東方文章之盛千百年唯有今日耳顧
書亦然矣哉解拘攣破盲瞶微君乎海內誰歸也夫
昇善授人穀率而不能俾鏃相承者非邪降格就卑
庸何傷哉公謹听然笑因趣梓之迺詳敘余所以與
公謹驩知識其爲人弁其首以俾海內覽者知區區
非公謹本色也

刑部侯詩集序

刑

除

吾藩邢部子侯少小好言詩比及壯也侍史所錄篇
什且千焉暇日從容侍乎側則顧臣問序茂卿曰主
臣是非臣之所能當也雖然臣猶尚嘗及事先侯而
先侯盛用事於憲廟之世日坐廟堂之上總百官
董庶務啓沃獻納職至重也退朝則諸侯伯及群大
吏來問事者晷弗暇給是豈遑及言詩哉然燕閒之
餘嘉日良辰猶時時見諸諷詠則臣等與有和焉風
雅之好蓋其天性云臺下其克肖哉侯謝不敢因稽
往牒曩祖新羅府君戎馬之際能以文學教其子迺
至有成進士者方其之時文武世家各守其業判如

涇渭其斯尤異哉降至機山府君稱霸山東虎眈海
內韜鈴之略兵家所宗而猶且與其裨將信彤之徒
相酬和者斐然有聞焉茂卿嘗揚摧古今以求若所
謂文武吉甫作誦穆如者則八百年來指弗二三屈
何況在海內瓜裂之日乎故知父基之子考之子之
子孫之孫守之弗泯絕永傳奕葉後世有興者迺古
人之所以貴族姓也承繼之懿宗國有在而激其流
揚其波者豈侯之所重辭哉方今運值雍熙海內暇
豫治世之音是侯之所操亦異乎勝國之撰也已侯
曰然吾雖不敢當亦有志焉遂授之簡俾書爲序享

懿

保八年癸卯四月

七經孟子考文敘

先王之道凝仲尼以傳萬世知命之言信哉故其言
曰文王既歿文不在斯乎苟非至德其孰能與于斯
乎然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言古之不可復反而道之易失也不爾以仲尼
之聖而周流諸夏訪求弗已歷二十年之久自衛反
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若是其艱者獨何也後之君
子不體聖人之心乃徇其眇忽荒昧之說而信而好
古之義幾乎熄焉豈不鑒哉秦燹之後漢建學官逸

文古籍往往乎出當其時經顯門人殊義亦頗紛然
莫知所適從而原其所自蓋皆七十子之徒所傳迨
乎馬鄭諸家蒐而鳩之考覈緝綴之勤其功庸哉亦
可謂知之次也已故千載之後欲求聖人之道者終
不能廢漢儒而它援爲是故也宋而後人喜新說而
古註疏束之高閣鮮有能讀焉者是阿其所好沿流
忘源況人非聖人何必盡善而乃執一以廢百亦弗
思之甚也今閱世所行古註疏板刻文滅不可得而
讀之夫以諸夏聖人之邦世奉教之弗衰學士之衆
何限而乃致斯泯泯者豈非人不體仲尼之心信而

好古之義熄焉邪上毛之野有野參議遺址浮屠所
乃數百年弦誦之地焉紀人神

生夙有好古癖偕州人根遜志者往探之獲宋本五
經正義文具如弇州之言而較之明諸本其所缺失
皆有之紕繆悉得又獲七經孟千古本及論語皇疏
校之其經註頗有異同而古時跋署可徵亦唐以前
王段古備諸氏所齋來存于此而亡于彼也生喜如
拱壁

雨漉蠹蝕之弗顧雖反求之殆將失也遂留三年聲
其藏以歸因積勤得疾紀藩羽林將公聞而俾錄上

辨

其所校生疾更甚黽勉從事呻吟交發不能辨其爲何聲顛沛以之期年而成疾亦尋差凡三十有三卷題曰七經孟子考文問序于茂卿茂卿既悲仲尼之心而嘉生之善體其心誓死弗輟卒能融功斯文也又幸諸夏之所逸而獨歸然乎吾邦靈祇所衛千載若新以授之生而寵錫海內也嗚呼國家文明之化與有光哉爲之敘生名鼎字君彝先是自紀齋糧跋涉千里來吾塾中道旣通以文學穀于將公幕云

皇和通歷序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學者莫不苦思焦心以求其至焉者已苟有所得執之不化以概一切亦何固也其究必至耀已所見以廢故然故者昔人旣已布諸方策何可廢也彼世儒自幼習讀程朱所故訓日熟之不已以爲是其至焉者然昔人雖聖乎烏能先知彼所爲乎故守宋儒者不能讀唐宋以前書以通之是其所自夸爲知者顧不愚哉亦是類耳予所知平安平元珪乃異於是元珪者一藝之士也善歷蓋學授時而精焉者然亦惡固也盡取史所志漢以來數十家

歷推而步之其於故無所不盡心焉耳矣嘗謂前授時而有統天守敬之所爲創彼先得之世之執一者獨歸美授時寃哉今貞享歷行于世而其法藏日官元珪乃自思而得之後獲其書驗之皆合亦能言其紕繆可不謂精乎近者作皇和通歷問序于予予閱之吾所用元嘉儀鳳大衍宣明人能言之至於其得五紀之年則自元珪發之元嘉之前瀋諸人皇之初乃立三法以括之又作爲諸捷法附末元珪之於歷可謂左右逢其原者已亦晰夫故之效也孟子之所稱千歲之後方今之世其惟元珪與元珪又有巧

思嘗創其心變古渾儀設機旋輪一旋一日須臾而三百五十四旋一歲之日躔月離黃赤道之所交弦晦盈食之狀按日可驗二十四節有鐘自鳴人莫不嘖嘖驚異亦其緒餘云元珪隱銀官而微其不以此而自廢能通一藝卓然名其家嗚呼昇平之世人皆知自重者若斯夫

郡司火技敘

海內言兵者亡慮數十家要之不出於甲越二氏所爲法它皆小有所緣飾易其名以求售者已何足道哉夫兵之毒莫火若而火之技有異端焉二氏所爲

陳前火與弧而後其戈矛裹以旌旗舍馬而徒彼我
皆然海內至于今宗之未有外乎此以爲陳者也然
當二氏之世塵塵乎有鳥銃耳鳥銃百步而止火之
毒未弘故其爲陳若是其整矣哉至于豐王時則有
發煩諸大礮屬出焉其遠可及十里火力所至段使
二氏復出豈能爲其陳於前邪然其物重不可以移
其毒暴不可以近人之力莫之能執發輒後卻莫之
能制人物爲礮是不可以置于陳故世之爲陳至于
今猶故耳數十年來人迺稍稍嫻之熟或至有一人
之力能發百兩者然亦千百人一人矣豈足以爲陳

敬

哉予嘗讀戚元敬書則佛狼機虎踞諸礮軍而列之
進退利便環則象城儵忽變化步騎異之毒是以神
以此爲陳而後二氏之法可廢矣祇山東人鮮有能
識焉者及因縣存孺以見長人郡司君者迺始得與
聞其說於是乎撫掌大言天下亡敵也蓋佛狼機諸
礮其邦固有之君復以其意造礮牀初備人有旋風
妙用諸牀皆能畜弗卻然過十兩則敗君之牀雖百
兩弗復敗牀凡三曾下設機轉之其輜如毛左右前
後唯意所鄉蓋礮之爲力有畜輒激激斯卻故人莫
如之何已君迺以弗畜畜之而後畜斯弗卻洵天下

者

之至巧也君又曰火之毒在消消之巧在數九有輕重筭有短長劑二者而制之度短究于三寸九分遠究于十里肥人所傳其數在三極與大術焉是謂術極復施諸火箭彼圓此兌是以其取數不齊而會于一我所矧也朝鮮諸術先世所傳也併錄以遺後人子盡敘夫人之爲技皆以見其勇也君迺制其器定其數用之陳而使人各爲勇君之爲技可謂進於技也已予旣已廢二氏之法而有取於君之技者以之君名信之其先世有爲郡司者故以郡司氏見爲長馬監云享保九年甲辰春正月

者

南郭初稿序

弟

閔

平安服子遷從予游數歲而業成成則非予不佞所敢當也近者其門人請梓其南郭初稿者子遷則謀予予曰曷不可俾誦其詩則泱泱乎美哉盛也體無所不具材無所不博蓋刻意滄溟而豈第過之乃泐泐乎中土之音也務裁纖巧抑輕俊以就溫厚和平之旨是足以風也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終或不能全閔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予嘗讀經國懷風諸編喟然歎曰有之哉何其寥寥也

老者

千歲而上唯晁衡藤萬里野篁及吾家納言能唐亦
惟僅僅晨星是曷稱日出之邦哉有樂府曷有所謂
郊祀饒歌橫吹三調相和者乎古詩非其古詩而歌
行五七言近體倍蓰之什伯之其精粗庠高亦倍蓰
之什伯之至於文則彼特四六之雄耳其出左入馬
吐莊哈騷下及韓柳之長皆振古之所無也夫千歲
而下雖無文章可也千歲之上亦惟僅僅如彼則此
集之出豈不爭光日出之邦哉彼局於世者瞻忽古
唐局於地者聽瑩李王寧知有子遷之業乎是豈待
他日既足以風一世也門人之請曷不可嗚呼予老矣

者

將不及見其二稿三稿看出故且序以寓爲宰之意
云享保乙巳十月望

賀秦君五十序

者

姑丈川勝藤右衛門君者秦氏也是歲甲申寶永改
元行年五十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正其懸弧之辰也
內姪物部茂卿稱觴而祝曰自古上壽者必以華封
三言爲稱首亡論其尊卑匪媿秦君食祿七百石職
在執戟方今世承昇平四方無虞士之生斯時樊曹
野戰之功既不可獲許史剖符之幸亦匪所欲陞職
臣資增秩以考故雖其巧宦者亦大氏不能出其資

者

者

與考之外而坎軻沈滯遑遑爲然且國家之養士本以取守禦之用而擇其才諳者分理庶務若使皆遷職則國孰與守不遷則秩不得增而富不可祈也又秦君無子養同姓之兒爲嗣以體祖宗之心則秦之指若干寔爲多男子而多男子不可祈也亡已其壽乎祗控弦之俗上勇媮死習以成性國于以彊縱使上聖秉化必俟再變然後可以至於道故因民之治就以爲教榮辱貴賤由此而分則壽亦不可祈也與是何以爲祝邪以夫災農邁德其裔以昌唐虞之世有若四嶽文武興周有若子牙以迨乎呂政握籙皇

帝其王守令其侯曰朕曰制烈于萬世而不渝然其後不血食于中國而綿綿乎吾東方者秦君其人也稽諸譜牒皇政之孫曰孝武王王生笠區宋孫孫生法成成生功滿寔始歸化滿生融通或曰弓月是生普洞又曰浦東其子酒酒生意美美生忍忍生丹照照生河河生國勝勝生川勝是曰廣隆磯城島朝大連其弟川滿川武滿武之後或爲禁兵或爲伶官所謂武文及今散樂師有稱其胄者也唯川勝食封丹陽世爲爪牙暨足利氏之末世有備後守繼氏其子主水正秀氏娶明智光秀女生丹波守廣繼廣

者

繼之子主水廣明乃吾秦君之父也始秀氏在福智山食賦十八萬石定爲列藩勝國之時慮邑大見忌而詭稱三千遂爲朕削云烏虜秦君旣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農岳已降精神與吾流通亡閔是由身而上千百世一人也子孫亦能以秦君之心爲心則由身而下千百世一人也繼志述業貽厥孫謀是亦可以爲壽與而富與多男子在其中矣秦君听然而笑齊觴者三興而請曰吁吾乃得吾壽矣子其亦爲吾書其所以爲壽者傳之吾子孫庶乎吾壽之不唯能脩上而亦能不短下也遂書以爲獻

者 觀

者

賀香國禪師六十敘

不佞茂卿之於香國禪師曩者從友人田省吾所稍稍獲觀其所論著敘記偈頌及它雜事心已慕說之也嗣乃偕崎人岡玉成一趨品川精舍實始接其丰采聆其譚論則與共揚於上下數千載氣運所以醇澆文章由是樸靡材習倍蕝心面人殊代載辭遷音因土限古今不相及而和弗華是若者疊疊乎言之驩然相眎莫逆乎懷也爾後雖赤牘一二往還乎余諉洲之舍余故困病與嬾不能蹙蹙十數里路以繼見乎禪師而禪師亦不忍塵土其袈裟以訪予市樓

者 者 繩

中徒爾神交心昭寥寥冥冥之外三數年于茲矣雖然余每飯其心未嘗不在鉅鹿之下又時時聞禪師口余事於朝紳間者不啻如一日之雅也越正德改元冬十月哉生明善畫石生有齋禪師書至則謂是歲禪師甫開六袞而初五適當其誕彌之辰徵余一言以俾稱壽堂下有識支公方外之交今日別有一許詢云爾夫自南高二公操華音以鼓吹其道而緇林之嗣遺徽繩餘響高若靈皎庠若九僧駢然奏其技於左右者何限復以禪師聲藉甚乎東都而東都人文所藪澤家隋侯人靈蛇踵篋篋屬至煇煌

煥映其前者又何限是何所乏乎觀美而不佞是問且也禪師師乎禪禪余所不解余獨識禪師文文自禪師土苴辟諸美人美歌耳目雙賞瞽者迺昧其麗曼但識縹緲之音則在瞽者不可罪其無眸子雖美人亦何嗔其從旁擊節哉是禪師所以不余遺者爾更上而論之聖人至孔子肇文肇儒六籍不朽木鐸徇行暨乎諸子百家分鑣背馳皆循其轍卽莊周拘儒滑稽後衛道者不得弁髦其文而瞿曇出世獨踞三界之尊猶且能儒其號以文中自王楞嚴維摩迺爲藝苑逸品則自非農賈工虞凡諸不耕而食不蠶

而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口有誦手有畫者無適非
儒孰業不文而況禪師之所長乎是又余所以無封
畛乎方內外者爾故今者之役請以文壽之蓋嘗試
論禪師所爲文者邈焉眇覲無始而秦漢以降班馬
韓柳八家七子氣格風調色澤神理纏乎莫不具也
超焉玄覽無外而宇宙以內風雲變態山川融結人
情物狀動植靈頑云爲擾擾宛乎莫不畢肖也要之
法不必拘辭不期工一取諸邈焉超焉之中以出之
唇脣也宮商鏗如以落之毫素也丹青炳如古人所
謂風水相遇猝然爲文者唯禪師爲近之是豈與世

者者

閉門覓句仰梁著書瘦爪嘔肝拮据皆痛者同年而
論哉大氏文士苦思入心者滿寸絲是往往夭其天
年而禪師則不然何者遊戲所至咄嗟便辯手無待
思意隨筆至萬物爲其使役玩群象於股掌以此爲
文何文不娛以此爲壽何壽不長不則安有齡固甲
子而聰明矍鑠如禪師者乎方今國家緝熙奎壁
騰輝昌明敦龐之化浹於海內棧櫟作成故不乏才
而天又篤生偉人俾其旁扶世教以洋溢右文之懿
於憲網之外者抑禪師不亦其人哉是則其壽踰七
跨八以登期頤而比隆龍樹之齡焉何其可量也乎

壁

何其可量也乎予不佞亦將托禪師之庇執觚簡而
俟以終今日之誼也

壽下館侯五十之初度序

是歲正德乙未下館侯行年五十矣覽揆之辰實爲
十二月辛丑則自友邦六七君侯或姻好或否暨舊
所與共事先朝侍從之臣執御大夫出而奉朝請
者以至於其它貴介公子薦紳先生之徒諸所與侯
游處相厚善者咸莫不各篚其篚脩其辭以言其所
爲欲祝侯之意而致諸下執事爲之壽也是日蓋滿
堂云則有客遠自金華之陰來見物子牛門之廬者

者

既見再拜以請曰某有塞以外鄙人也昔嘗仕于上
國有獲戾於其君焉乃以不能自靖乎位也承漸以
去去之日舊君俾其士師大索國中弗獲也則將以
窮諸海內而錮某之所往焉當是時某殆乎不能追
其死矣而唯侯之一言乃得以紓舊君之怒俾某不
死者豈非侯之錫乎然侯未嘗有一目驩于某也而
直道以言之是豈有德心哉則天地之德矣某蠢愚
豈敢一日能忘天地之德邪某昔在上國亦嘗習聞
於侯齒與其嶽降之日則奮然思欲效一言之祝于
侯以及今日之事而不可遏也以故不遠千里裹糧

南來乃路過于常山之麓侯之封國也則見一丈人
植杖其道傍與少者相顧語焉丈人曰天邪父母邪
我侯之封於斯邦也十有餘年于茲而民不死乎刑
矣以我燥髮所睹記先祖考所傳道者未有侯之盛
也少者曰烏乎胡以能長我侯之齡以終我世乎哉
胡以能俾我侯有子善肖之以終我子孫之世乎哉
胡以能恢大我侯之封以俾我親戚兄弟在竟外者
皆霑其德乎哉某怪焉語以今日之事則不識也曰
侯家典禮何有乎我儕小人小人每飯焉則其心未
嘗不在我侯也是已某於是幡然以爲是雖古之善

禱莫之尚已何必稱觴薦其辭侯之前而後爲爲祝
也某居嘗所爲祝乎侯者亦乃天保不啻哉朝焉則
欲其如日之升矣莫焉則欲其如月之恒矣瞻彼南
山焉則欲其壽之不騫不崩矣瞻彼川流焉則欲其
福祿方至以莫不增矣于岡焉乎如岡矣于阜焉乎
如阜矣于丘陵焉乎如丘陵矣于松柏之茂焉乎則
亦欲其如莫或不承矣是可以已邪然未有以辯也
故又枉道子之廬而敢子之教是請物子聞之喟然
嘆以興曰侯之德其遠矣哉遠者壽之徵也夫有識
焉有不識焉莫不皆頌侯之德焉有至焉有不至焉

莫不皆欲侯之壽焉其斯之謂遠也邪夫今日之事
堂上之辭亦莫不皆頌侯之德已其友邦之君則能
言侯之善隣乎姻好稱仁否者義乎其舊所與共事
者則侍從之臣稱忠乎執御大夫稱敬乎出而奉朝
請者亦能言其同寅協共之懿乎貴介公子以禮薦
紳先生以道藝諸所與侯游處相厚善者亦各莫不
皆致其所爲欲祝侯之辭已然是皆侯之所素識焉
而分當至焉者其辭雖人人殊要之豈皆出於華封
天保之上哉唯客與丈人之言而後識侯之德遠矣
哉侯之壽豈有窮已乎夫頌其德而至於天地焉悠

久之微非邪不佞茂卿侯之外臣也迺蒙弗鄙延而
相見一堂之上歲時則五馬之貴儼然以辱臨乎敝
廬焉則又以其同齒而其雲漢之章亦嘗賁及其丘
園焉則欲一言以頌侯德祝侯壽而不可得也而今
而後乃始得其辭哉夫有識焉有不識焉有至焉有
不至焉分定故也爾旋吾其代爾而稱爾祝于侯之
前哉則常山丈人亦與有榮哉客大喜再拜而去遂
錄其言以致諸下執事嗚呼侯之德遠矣哉其不識
焉而不至焉者亦何限侯之壽果乎其莫有窮已也

從

同齋先生席累世_職仕之資加以侍徒之勞業已儼然顯爲諸大醫先生祭酒者數十年矣是歲享保之辛丑年寔八十而正月十有九日丁巳爲其皇覽之辰也則自親戚知友暨乎門生義故麇然聚而謀所以壽先生焉迺君瑞徵余文余不佞以諸侯之臣抱病乎跼伏北門之郊而甕牖簾戶之_已鄰唯丘里之言是嫻則烏能脩辭樽俎之上以中先生之驩雖然先生者先子之執也而余又辱君瑞從游則又烏能辭惟夫國家融朗敦龐之化洋溢乎四海旁皇乎天地玉燭所燭和風翔而甘雨施者殆踰百年之久

與

怡 腹

而民之霑濡沐浴其德也上焉文怡武熙莫所事事下焉鼓腹含哺于我何有哉是壽繇也時或燠寒之少忒而淫厲札瘥之闕其化則有諸大醫先生操其刀圭齊以湯液解孽起甕生死肉骨以俾斯民克烝烝於壽以輔皇上之仁於下焉則古人等其功烈亞諸良將之治者豈虛語哉是亦壽繇也然其或爲名高所使或爲其矜而奔趨營求之弗遑遽蔭戚施無所不至以滑其和以夭其天年者世豈尠哉亦非天嗇其報也迺急其報於橐之過也惟先生不然先生之先人起家務國之際其所以扶創夷於兵革之

餘納諸曠蕩之澤蓋與國家更始焉遂守其鴻術
仁與世邁益茂昌其業以至先生之身亦踰百年之
久是以望高家富迥出儕輩是豈世之食其伎者倫
哉余又聞之先子之言曰先生者君子人也亦惟種
澹爲性孝友爲植樂善博施忠信以行之不棄人之
急不利人之阨寧玷其名孰若濟物寧表其獲孰若
範我又蚤聞至人之道蟬蛻塵堪之表金心不滓皚
若冰雪故無赫赫之譽而有恂恂之行者惟先生爲
爾是天之所以貺於先生歛數世之仁厚集諸其身
而先生迺薄享之則先生之壽固其所哉方今君瑞

喪

續

續學弗怠克家弗殆行將廓培其仁以濟奕世之義
夫其所以孝事先生而養其志豈徒脩醢甘旨溫清
與色已哉則先生其無憂乎惟人憂斯損壽有子若
斯將又何憂先生之壽殆未有艾也八十曰耄先生
耄而未耄由耄而耄以至期頤先生之壽豈有艾哉
君瑞於是乎興再拜言曰珪雖不敏願服膺子之言
以長事家君焉庶以免其罪戾邪不翅家君之幸也
物子亦再拜曰果爾先生之壽愈益莫有艾已不佞
幸甚則賦南山有臺之章以爲先生壽

復軒板君六十序

不佞茂卿十四五時從先君子東游于房總總之南
蓋有帆丘之山云迺板倉氏之虛也荒廢百年城復
于隍然其顛猶有壘壁臺池之遺隱隱可睹已左控
高原右帶鬻水東嚮以踞屬鄉二十有四可俯窺焉
外之九十九里之沙大海啣之遙碧鬱鬱然風雨或
晦滔天之濤若蹴林杪以來者焉時時陟其顛以眺
日月之所繇出雲物之所儵忽變眩風颭颭然以來
其下彷彿乎若有蓬萊靈仙之宅神之與往翼之不
可得也惘惘然以下下則或與鄉父老相語頗有能
道勝國時事者偉其戰績歷歷指言之若在目也悵

街

然以想然當其時寧何能識其裔孫爲誰某今在何
處邪暨乎十許年前與武文安相識而得見其嶽尊
復軒君者迺友庵先生之外孫也友庵先生者則吾
姑丈李庵先生之叔父也語次所及爲之惋然今年
春復軒君儼然辱臨尋其舊盟又携其仲子美仲爲
行束脩以見之美仲年甫十六聰慧善詩文才思日
上汗血駒也亦惟復軒君好讀書六十年如一日烝
烝之化有以被之講業之餘時聞美仲之敘其先世
也迺始識帆丘之後是其人矣則爲之恍然居亡何
六月九日爲復軒君覽揆之辰也美仲來而謀所以

爲之壽侑其觴者物子曰吾豈敢也吾聞之昔者豐王之東征也偏師以徇房總一日而下數十城帆丘與焉數十城之裔散爲庶人其僅得以仕于諸侯之邦而列君子林者可僂指數猶以爲幸哉迺尊公委質親藩值風雲之會爲代來臣當其世而獲奮然致身本朝之上三增秩爲今官何榮也在公之暇迺好讀書六十年如一日弗倦何健也子昆季三人或武或文咸奉教幹其蠱何樂也是其福祿之來滾滾乎未已豈容予言且也室町氏以際勝國人之無壽者久矣值天地之不好德人目尋干戈之百餘年君

者
之先城帆丘者豈非其時乎于其時雖有仁人君子不能躬享之福而必貽諸後世惟我神祖降德于下民離其塗炭列朝累洽仁霈乎無外而天地不愛福故人之多壽宜莫今日若矣以尊公而值今之時雖無先世之積以發必將裕諸其躬也是豈容予言雖然尊公承帆丘之後而弗能躬目其勝也予躬目其勝而弗獲其人歷數十年而弗能忘于懷今獲之尊公者是宜若不無予言况有家世之舊也况子之命之也迺作詩五章授之觴者
帆丘崑崙以瞰大海大海無涯福祿何已君子以耆

一章維海出風其來自東草木美好福祿攸造君子其老二章維海出雲降雨芬芬百穀咸膏福祿浩浩君子其耄三章維海之谷吐日飲月經天無極福祿無缺君子其老四章維海之洲列仙攸游詒我期頤靈草歲蕤君子味之五章

縣先生八十序

是歲次公復從侯述職來于東也越九月將還乃請予曰家大人齡已及耄矣孝孺貧無以爲壽請先生之言以爲家大人驩予惟始次公之從予游也縣先生乃一造予以相見距于今殆且二十有餘年矣聞

今次公學大字于上下日橫經君大夫所畧弗遑給而國中諸子弟來受業者屢恒盈戶值其亡不肖還以俟則縣先生爲之口授句逗曰吾其代孝孺勞哉以次公之從侯述職東西無虛歲而縣氏之徒比它博士淹國者獨盛以此憶縣先生年長於予二十許今旣八十邪何壯也予則僅耆儻甚一切謝生徒以絕物貽誚又何異也且今教者皆不肖躬親授句逗下帷深居罕見其面乃以弟子久次而使之代是常耳今學者訓故貿亂章句弗又職是之由夫臯比之上高譚眇論旁若無人望之尊倨乃孰能屑屑然日

與群童子偕遂行尋墨頰昂其首吾伊聲承其昭以
囁嚅一章數十過尚且諄諄乎弗已也縣先生久已
儼然爲大邦師氏乃以次公從予游也居常推之以
爲弗及卑以自牧謙讓以之父子之際雖天性教而
弗勌無遺細物其諸古有道君子之行非邪且縣先
生長於予二十許雖不我學乎其亦知我焉不爾其
必固守所聞不知世載文以遷謂是我職也而欲身
自效之父子相難如向歆異見必不爾也蓋縣先生
先獲我心者也顧謙讓未遑歟其子以發不爾士所
獨見昭曠三公不易豈冒執射執御不辭其卑汝出

者

我處一左一右各更其爲以底其成也是縣先生雖
不我學乎旣先獲我心焉假使微吾子之請予何已
乎曩者次公居予塾中三年乃歸歸五年值朝鮮聘
使之來也舟泊赤關其人素稱嫺文學於是海內學
士砥其藝以求一相當次公亦且往試之則彼逡巡
不敢當其鋒由此次公名隆隆以起諸海內學士莫
有不識其名者久之今侯益鄉文學築宮其國中以
館國子旣稟稱之歲時祀先聖先師惟肅則國人翕
然化之蓋次公與有力焉而諸受業次公者若和某
田某井某等數十人彬彬然以興弦誦之聲達諸四

竟假之數年行將軼西京比隆東都何其盛也縣先生實使之焉夫士居則孰不云吾有志焉方今海內無事士大夫皆世祿世官官無知愚各守其成故昇平百年人無知愚亦百年所乏者人而士職微秩卑有志何能爲萬一遭遇陳力就列任使無人拮据獨勞亦將何能爲是昇平之憂也是以文王作人仲尼樂育英才故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儒者之事也以此觀之吾黨士獲志能行於當世者宜莫次公若也縣先生其樂乎傳曰知者樂仁者壽縣先生者可謂兼之已若夫世俗所稱道童顏鬚髮健啖食行步行

衍男女畢婚嫁日坐堂皇含飴弄孫娛其餘年亦何足言哉臨次公之行乃賦詩八章以授之俾誦於縣先生前侑之酒

者者

翬彼頽宮維侯經始維斯髦士師氏所肄其

頽宮既落金石有縣青青者衿威儀可選其于弦

于歌青青者衿黃鳥來止下上其音其瞻彼杏壇

有華其翮青青者衿時雍於變其五青青者衿鬱兮

有作維斯師氏與侯偕樂其六所樂維何狂簡成章

濟濟多士邦家之祥其其祥維何鳳邪麇邪等而

下之有偉彪其維昔老彭造士三千師氏錫類

侯萬斯年

其八

後不血食于中國而綿綿乎吾東方者秦君其人
也稽首譜牒皇政之孫曰孝武王王生竺區宋孫孫
生法成成生功滿寔始歸化滿生融通或曰弓月是
生普洞又曰

卷之四



